

亦
有
生
齋
集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一

武進 趙懷玉

考

几席考

余在京師友人以几席之爲椅桌昉於何時問者余無以應歸而歷稽載籍遂作几席考以質世之博覽者焉按周禮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馬融以几爲三尺阮謚以爲五尺薛綜以爲七尺事物紺珠曰燕几有六列等唯三俱廣一尺七寸五分高二尺八寸其長者二各以廣之數而四之積而爲長七尺其中者二各以廣之數三之積而爲長五尺二寸五分其小者二各以廣之數而兩之

則長三尺五寸據此可以參三家之說也曲禮大夫七十致仕則必賜之几杖荆物叢談曰几案屬長五尺高二寸廣一尺兩端赤中央黑古者坐必設几所以依凭之具也演繁露則曰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奉抱故釋名曰几廢也所以廢物也其音軌其義閣也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其非案類明矣語林曰孫馮翊往見任元褒門吏憑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吏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爲凭几何必狐躡鶴膝曲木抱腰用是推之與今之胡牀頂施曲木者何異第古無胡牀旣爲坐具則必施板故阮嗣宗在袁孝尼家醉起扶書板爲文王右軍見門生家斐几滑淨因書真草是也此几之大略而不必盡爲依

凭之具也。席釋也可卷可釋也。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不重。鄭注序宮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賈氏《周禮疏》曰：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卽謂之筵；在上者卽謂之席。則筵席是一物，止據鋪之先後爲名耳。儀禮公食大夫禮，蒲筵常加萑席，尋是先設筵而後加席之明證也。案制如几三國志，曹操作欹案臥視書籍。杜陽編：同昌公主琢百寶爲圓案。宋祁筆記曰：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者設於前殿兩螭首間。予詰吏何名，洞案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爲案，故名洞也。丞相公序謂然。唐人鄭谷嘗用之。此几案之可得而言者也。若椅桌之設，六經不著，三代不傳。蓋自秦漢後始。楊億談苑曰：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椅桌。

格古要論載何史訓送卓面是滿而葡萄搜神記曰胡牀戎狄之器風俗通則謂武靈王好胡服作胡牀稗史類編謂卽今之交椅演繁露曰今之交牀本自虜來始名胡牀桓伊下馬據胡牀取笛三弄是也隋以識有胡改名交牀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緇牀則又名緇牀矣歐陽公以其外國所制恆不御之今則民間別有緇牀以緇穿榻貧士用之而初不名倚唐明皇作逍遙座遺行攜之如摺疊倚之爲者蓋卽近日之馬聞官長多以自隨以其便於取挈也夫古人作事委曲繁重迂滯而不便於人情者多矣後世樂趨便適使人類惰放恣而實無關於人事者不少惟卓與倚則可以補前人之缺利用而安身聖人復起殆無以

易之物原曰夏禹作案召公作椅案固弗論而召公之說則
謬也梁鴻傳舉案齊眉說者謂案與盃通案豈有可舉之理
管幼安居東海坐木榻三年當膝處皆穿則漢季禮法之士
雖非用席猶蹠而坐耳且歐陽公尙不肖御矧召公而反爲
之乎或者始於武靈王此猶可信古者諸侯天子坐則有席
凭則有几後乃以椅代席以桌代几椅桌俗書故一作倚卓
蓋三代以上無聞自此以下御者相半至晉而始興焉蓋秦
漢以後制也

辨

先兵部特徵御史辨

辛卯夏同里吳侍御龍見以御史題名錄一帙見貽且曰子

知君家駕部君人

國朝嘗徵臺諫耶錄載順治元年江南武進人趙繼鼎以前
進士起河南道御史陞大理寺丞余閱而疑之先駕部以
崇禎庚辰進士授公安令卓異擢兵部車駕司主事甫入都
宅父憂歸時癸未四月也鼎革後遭族難隱於君平伯休之
術事既寘還家杜門人稱江南老教書錫山高世泰書以榜
其室陸虔皇明雜記唐獻恂續毘陵人品記范鄗鼎理學備
考黃百家止安先生傳薛案贈江南老教書述炳然可考夫
子孫於其先世猶或有所隱諱於其間諸先生詎無聞見又
何所阿私而亦絕不及此耿耿不釋蓄於中者一載今年夏
得秋圃翁世德錄及以他書參之知錄之誤而亦非盡爲無

由也按天啓壬戌進士趙某與駕部同名字景毅山東德州人崇禎壬申授廣西道御史巡按浙江戊寅闕住順治甲申補河南道御史乙酉陞大理寺左寺丞歷官副都御史汪荅文集中題摺九傳疑錄載永王事順治元年十一月有稱前明皇子者至京師入故嘉定伯周奎家奎留之二日以僞太子疏於朝於是吏科朱徽河南道趙繼鼎等連章劾奎云云則錄之誤其人無疑矣嘗見明季人集中有寄趙止安侍御書夫生同時又簡牘相往復其子弟猶不深考況他人哉錄爲北平黃叔瓚休宜黃萊纂諸君當其職參考猶易顧忽不加察而侍御爲鄉中耆宿亦漫然信之爲足怪也

論

輕刑論

余讀後漢書至崔實政論其辭曰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答二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旣殞其命答撻者亦往往至死夫繼暴秦之後而又嚴刑峻法如此陽沽寬大之名陰施刻薄之術是以暴易暴雖卽謂之二秦可也惡得稱三代以下賢主哉民至此時皆思復肉刑幸而景帝減笞輕捶民得聊生如實所云則剝喪元氣者反在文帝矣豈理也哉實謂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則漢祚之長將賴有景帝耶抑果嚴之效耶張蒼之議云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

而卽盜之已論命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夫旣以之次三者之列右趾之刑固非輕刑然而至於棄市則相去甚遠使執愚夫匹婦而問之皆知其不可豈文帝之智曾不及此唐太宗內行不如漢文之粹猶閱圖而免笞背之刑宋仁宗承五代之弊獨孜孜於刑賞之忠厚以培養社稷乃四百餘年之主而貌作輕刑以濟其刻豈理也哉或曰桓帝孱弱王綱下移實以此振發之蓋達權救倣之道實不以仁義匡主顧啓人主寡恩之心其視尙德緩刑之論盛衰氣象固未可同日語矣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各書一通置之坐側雖傷時之論抑亦過於激也

四維論

柳子讀筦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疑非筦子之言曰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世之命廉者曰不苟得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世之命恥者曰羞爲非廉與恥義之小節不得與義抗而爲維其言甚辨不知筦子固失柳子亦未爲得也夫渾而言之二者固義之緒餘析而言之二者實義之急務三代而下傾危覆滅軌轍相尋者其始一二人一二事不戒苟得不羞爲非此風旣開尤而效者遂相率成俗國家之敗因以隨之其禍甚於水旱盜賊雖有絜身砥行欲以氣節相挽者如片羽之投洪鑪而已筦子豈不知廉恥之出於義哉誠睹天下後世之亡必由於廉恥道喪故尊之爲維以與禮義相抗耳雖然言之非艱行之維艱所謂大臣者爲能格君心之非也

筓子得君如其專今考其書如通魚鹽賦金鐵作錢幣殺
商賈欲實困京則式璧欲傾魯梁則服綈欲致諸侯之財物
則多具石璧欲下代國之士卒則貴買狐白名假仁義實誦
而牟利焉所謂廉者安在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者
音峻字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桓公自知有大邪三筓子
不能如孟子之對齊宣引而歸之於正乃謂非其急者夫姑
媯不嫁此何如汙行而尙以爲可耶易牙開方豎刁三子擅
寵筓子不能拒之於初及與比肩事主又不聞其如申屠嘉
之待鄧通也所謂恥者安在迨五公子爭立桓公尸蟲出於
戶齊之不亡幸矣柳子高才能文爲一時輩行推仰使其空
所依附自勵材猷未見不能致身通顯卽窮達有命而不失

故我亦卓然爲現意琦行之流乃伍文竊柄撓節以從尋枉
矣而尺不能直卒之身竄荒癘徒自怨艾爲當世笑夫苟得
非貪財之謂嗜進亦苟得也爲非非怙過之謂晚蓋亦爲非
也無乃於廉與恥之道均有所未盡乎吾故曰筦子固失柳
子亦未爲得也雖然筦子之術五伯所宗柳子之才三唐所
魁彼無筦柳之術與才動以古爲藉口者又二子之罪人矣
若夫區區名目之間則柳子之所謂小節耳何足辨

李夢陽論

余讀明史至李夢陽傳知夢陽特一意氣用事中無執持之
人不足與於君子之列也當宏治中主旣仁明氣尙勇銳爲
戶部郎權關時格於勢要嘗一下獄及應詔言事論壽虛侯

張鶴齡罔利賊民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謂夢陽訕
母后爲張氏罪當斬乃再繫獄孝宗察其誣旣宥之矣他日
途遇壽監肆口詈之擊以馬箠墮其二齒略無含容之量幸
遇孝宗故得免禍武宗立劉瑾等八虎用事尙書韓文與其
僚語及而泣夢陽進曰比言官劾羣奄閣臣持其章甚力公
誠率諸大臣伏闕爭閣臣必應之去若輩易耳遂爲文屬草
入奏瑾撫他事下夢陽獄欲殺之賴康海說瑾得釋夢陽誠
激於義憤則當露章劾瑾乃計其利鈍始爲文屬草設於斯
時見殺於瑾則上可比烈於劉球薛瑄諸公次亦不失爲好
男子不厘以文苑終矣乃於獄中遺書片紙與康海曰對山
救我是其氣已餒不免首鼠兩端矣海與瑾同鄉初不肖往

因夢陽之故始謁瑾瑾於次日卽釋夢陽其德可謂厚矣海
旣識瑾蹤跡不能復疏遂坐黨落職曾不聞一言申雪如汾
陽之解官以贖太白則夢陽爲何如人耶夢陽性傲岸慕而
趨之者往往不爲禮旣不知宸濠有異志爲撰陽春書院記
又僞撰巡按御史江萬寶劾總督陳金疏以激怒金綜其生
平予人指摘者不少謂其胸次磊落其誰信之至以復古自
命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者皆大言欺世世重其名遂爲所
蔽而不敢議其後今文與詩具存自選家所錄諸篇外類皆
剽竊摹擬不脫窠臼徒爲有識者嗤耳且才卽雄鷲其能掩
品之瑕疵哉吾故曰夢陽一意氣用事中無執持之人不足
與於君子之列也

設論

阨解

樂欒子旣傾乾蔭復絙吏議哀苦踣頓羈於青土踰夏涉冬始得就道十一月甲午舟泊清河之二壩忽來估船擊撞破碎波譎渦詭掣纜絕繫檣斷爲三艦截成二飛閭輯濯紛若鳧鷖之迴旋於水際也時樂欒子聞惠濟牖溜急方率兒子往觀家人倉卒登岸賴居民孫媪母女援接得免於是洛陽旣敞之裘遼東常著之帽鄴侯插架之儲甫里浮家之料海嶽書畫之祕明誠金石之奧蓋生平所攜以奔走者悉舉而投之汪洋差幸無文淵之惹苴稚川之丹砂以累其裝耳孫止一室難容百指越日遷宿陳氏編荆作壁萬冢環屋邀鬼

結鄰借燐代燭河聲柝聲交助予吳蓋終夜未嘗合目也旦
有二客曰抱直處士鏡微先生款戶來唁處士曰子豐於才
一第終躓子澹於利二頃遂棄門或晨掃金則暮饋獨掩省
掖齟齬時貴端明玉堂五十有四子又過之鉛刀甫試託跡
物外驅車海濱再紆邦紱曾弗掬盃綜子之爲可質鬼神綜
子之境亦云邈迤然而子欲愼獄官則左遷子欲乞養親不
少延齊州之解火燎於椽今又阨此蕩焉泯焉人偶值而弗
堪其憂子迺并集於一年見者骨驚聞者胸慙智者因而致
疑術者爲之罷算吾聞修德獲報不善餘殃意者其有遺行
歟胡歟見諱於彼蒼也先生曰唯唯否否夷餓首陽孔厄陳
蔡顏則屢空而天冉則櫻疾而癩三閭之忠而有汨羅之沈

五柳之高而有鬱攸之害伊昔聖賢莫不顛沛豈若容容後
福鮮敗且詎知非拂亂其所爲而曾益子之德慧乎纒纒子
曰由前之說或不至此由後之說則不敢跂吾之咎吾思之
吾知之矣椎牛而祭弗如雞豚苟戀微祿長爲鮮民一也浮
湛中外荏苒廿載纖埃勺水靡補山海二也聲聞過情君子
所醜不祥之實名則居首三也物榮於春氣悲於秋吾之浩
浩戚戚之尤四也和光同塵訓傳自古維是褊心羞與噲伍
五也匿怨而友忍辱可師灌夫之罵不擇而施六也巧竄仁
義達佞禮法衆遁斯寬蒙守則隤七也成敗變論滄熱改趨
弗爲苟同是邁大愚八也倉鼠肥生囊螢乾死造物忌書過
乎象齒九也荒色從禽好飲及博性拙寡諧別耽寂莫十也

凡此尤悔更僕難陳一已召忠而況畢臻宜乎逢陽侯之怒
遭河伯之嗔然而斯舟之覆不以風雨不於黃昏不當大河
之中央不觸牖流之迅奔弱妻穉子幸而苟全所謂覆瓿之
具敝帚之享者亦塵而獲存是元冥之相之者至矣奚又嘖
嘖有煩言且前歲畿輔之汎濫今茲黃池之潰決客亦熟聞
之矣彼其跨州連郡流亡怨咨之象殆有什伯於此者豈皆
自作之孽抑有大任之降如客所云乎雖然天能困厥躬不
能損厥衷能厄其遇不能易其素用吾之心行吾之事順逆
雖殊妖壽勿貳命如人何盍亦聽夫自至而已

釋毀

趙子既覆舟清河有毀之者曰裝多舟重故覆甃屬之屬浮

出波面水爲之赤斯言也徹於當路之聽客有至金陵者聞之歸而相告謂子已重困今迺復得謫咸爲不平趙子曰是庸何傷氈罽非齊魯產且多必捆載捆載則沉沉則水不能變色固無足辨特怪其言之不知奚自來耳夫曾參殺人可疑盜嫂新息之蕙苴實爲明珠文犀古之人不幸而受誣者比比事固有有因者有無因者有無因而生於有因者無因者灼然易見無因而生於有因者卒未易明也孟子好辨而文中子曰無辨彼好爲訾議徒冀一時入人之耳曾不繫乎愛憎而入之深者已畢生莫解夫亦辨其所當辨而以不必辨者俟諸衆論庶久而自白歟

誠

誠子六則

一言行之宜謹也記曰言顧行行顧言語曰言寡尤行寡悔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汝年十八初次離家卽須從此立腳存心要虛一念不虛人便憚於忠告出話要實一語不實人且疑其畢生持身處世之本也

一禮節之宜講也周還揖讓皆有一定之理固不可稍有缺略亦不可過於矜持方不失舊家舉止每見近時子弟當待人接物之際非放浪形骸自託於脫灑卽手足無安頓處問其言嚙嚙而不對此由平日之無檢束不嫻習之故也其能免笏觀之竊笑哉

一讀書之宜勤也讀書是自己本分事亦是自己便宜處與

父兄師長無涉年既長成豈必待訓誨約束而後爲之哉汝於讀書一道全未著腳汝師云今歲作文稍有轉機今又遠出馳騫荒廢可想而知汝外舅雖甚關切究存客氣何能盡言此去倘有逗畱務須將經書溫習有可以文字相質者則請出題構藝就正詩與字亦急須致力第一不可怕醜怕醜於一二人必貽誚於千百人而後已若非痛加刻勵後悔無及吾又何責焉

一交友之宜擇也人之一生約而計之其得益於師之日短得益於友之日長無論秉質利鈍二十餘歲總須離塾此後皆與友朋相處之時師之教嚴嚴或從而弗改友之言巽巽則悅而易釋然友之類亦不一矣友其益者學問人品可冀

上達友其損者放僻邪侈漸入下流語云汎愛衆而親仁焉知其仁而親之是在看得人清楚自己有把握耳

一齊家之宜豫也夫婦居室不出和敬二字和則不致詬誶之形敬則不生戲淪之漸所關於一生者非淺聞新婦頗賢自能動遵禮法尤在汝之以禮相待汝外舅罷官多病宜諸事仰體切勿任性而行娶婦爲似續起見卽有爲父之道存焉詩云借曰未知亦旣抱子豈可尙如童穉唯以嬉戲爲事乎

一出門之宜慎也汝祖父就昏衢州時汝曾祖官兩浙都轉吾外祖官衢州太守汝祖父年亦十八自杭至衢接待賓客駕馭童奴事事如禮願汝率履攸行毋爲人議舟車之間萬

勿大意吾初涉江湖乘車馬意頗自豪後乃漸有戒心它如寒暑之宜防飲食之宜節酒則傷身損德尤宜剛制記曰不登高不臨深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母使白頭老子懸懸於於千里外也

嘉慶己巳六月兒子夔往贅沂州書此六則以示倘能晨夕展閱一過便如日侍父母之側雖所言猶有未盡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勉之哉

誠子夔文

吾家先世當前明中晚世登耄耄入

國朝來本支惟高祖恭毅公年七十七吾父刑部君年八十一餘則無至七旬今吾遠及此豈非厚幸然綜合生平未嘗

一日稍行胸臆也成童以前無歲不病吾親劬勞有倍於常人之父母者年十六初就江寧鄉試十九應

純皇帝四巡召試得與知名之士遊是歲省吾父於都門遂就京兆試二十娶金宜人時刑部君官京師汝叔父尙幼家頗餘錢太宜人每別儲錢一二萬令買書帖此爲最樂戊子春仍就試京兆疾時之多以貧緣進也立志不使一人知誓於神而往及抵都患傷寒竟不得試己丑吾父移疾歸里庚寅丁酉秋試皆爲病阻甲午報罷後金宜人卒從此始有存亡之戚己亥娶張宜人庚子應

純皇帝五巡召試旣入選閱卷者意別有屬欲易之南昌彭文勤公力爭得免又押元暉仰合

上意由第七移置第三遂以內閣中書通籍甲辰薦不傳聞
張宜人訃是冬遭太宜人喪丁未春同人爭勸入都以太宜
人尅窆未卜非古人未葬不應舉之義遂不果試是冬葬太
宜人及金張兩宜人己酉肝疾甚危自春徂秋沈綿不瘳庚
戌春病猶間發且乏人主持中饋是秋汝母來歸前後曠鄉
會試而不應者蓋六次矣壬子以吾父春秋高意將不出吾
父謂讀書未得進士不可謂成嚮望綦切步禱關忠義廟得
第一籤大喜力促北上癸丑仍躡南宮甲寅補中書迴湖庚
子已十五年自來內閣補缺未有如是之遲者乙卯薦又不
售是科總裁官以閱卷失當降調有差丙辰闈前有同年同
官而爲閣中後進者甚欲物色予告以自誓神後未嘗使一

人知悖之恐權神譏其人廢然去揭曉期近忽譌報中會元
賀者踵至旣而寂然及領敗卷則正在此君房中批一滑字
了之可謂巧矣己未卷爲房考批龐雜二字時風尙好用古
書無論題之切否率意填砌輒得速售子素不工帖括且欲
一矯時弊故臨文頗謹往往思路窘澀不意反蒙滑與龐雜
名也方在閣時章佳文成公欲選入機廷次揆方用事創考
試之說以撓之次揆敗韓城王文端公欲以擬陪侍讀時軍
機氣餒衰而漸振又爲所奪然閣中固有擬陪未幾而得侍
讀得侍讀未幾而出爲郡守者命之不齊夫復何言庚申冬
俸滿富陽師憐其積困長安注外用因思入都九載拂逆之
事無歲無之且逋累如山旨甘難具不得已就外選山東青

州同知在閣日久及爲郡丞同官每目爲迂僚屬則嫌其弱
賴上官多知己壬戌一歲中先攝登州繼權兗郡嘗會鞠金
鄉阜孫冒考舉人尙榮袞稱健訟曉曉譁辨唯子詰之每屈
服因持公言頗逢同官之怒然亦賴此得免嚴譴癸亥春葺
青州廨破屋三椽雜蒔花木盡發行篋陳書其中甫得稍閒
而滕縣徐盛氏之獄起部駁本平允按察某君意偏於刻增
凌遲一人斬決二人予據理剖陳不聽按察因舊交將改爲
自行審出雅不欲貪功而免咎請以實上遂鑄一級前署按
察崔君應辰亦緣此降調獨滕縣令蔡臨則有級抵銷反得
無恙讞未上刑部君凶問至馳還青州貧不能歸同年劉學
使鳳詒與棟鄂中丞鐵保欲延燹主濼源書院以尙未奔喪

力辭之九月杪竭蹶就道十一月初舟泊清河二霸猝遇湖
廣估船觸擊破其二板水入舟纜亦斷漂至中流舟截爲二
時汝隨予偕親友輩俱先往惠濟開卷屬則居民孫氏母女
預救登岸故舉舟之人未至沈溺而身以外物則盡付波臣
所幸者不以宦橐累耳是夜卽借宿孫氏主人煮糜以飼雖
甚饑食不能下咽與妻孥泣然相對蓋有生未遭之境也旣
易舟滯清河不得發惟劉觀察大觀道過依以五十金餘則
舊所交好及身都富顯者皆漠然不顧甲子廬居生路幾絕
得本省巡撫行文知失察滕縣冒征錢糧又降三級雖奉送

部引

見之

旨然所以就外者親在故耳既爲鮮民尙何求哉乙丑上海
觀察李君廷敬延葺宋遼史詳節歸營葬事丙寅阮撫部元
伊太守秉綬延葺揚州圖經丁卯索佳鹽使額勒布延主通
州石港講席在石港六年頗爲諸生愛戴辛未秋陝西書來
延主明年關中講席予遊跡未嘗至秦思一攬山川之勝且
脩脯較豐倘能留秦四五年齒已七旬便當歸老令汝隨行
入關旣資扶掖鍵戶誦讀亦可稍補荒廢孰知到甫月餘驟
嬰末疾賓客過問勢不能不令汝酬接於是西行初願盡舉
失之屢欲東歸以心未茅塞右手尙能作書爲朱撫部勳挽
畱而止甲戌精神大減決計辭歸是冬就道明年正月抵家
時方凶歉之後珠桂不易幸浙中大吏以子從姪學轍守湖

州預定愛山講席然左體不仁諸症迭出耳聾目眩百不如人晝則跬步之難夜則反側之苦覺天之相厄有獨甚者每見鳥雀翔林犬貓行地輒心焉羨之以爲飛走之樂神仙不是過也至於求醫購藥亦已知盡能索豈能復望康健耶然古如士安樂天近則如吾祖吾外祖咸同斯疾吾何人斯而敢有怨憤之念哉細數此生惟兩親棄養不能一憑舍斂爲終身至痛金宜人居室九年時家計尙裕然頻年瑁碌有四女而無子意常鬱鬱張宜人子女皆無雖于歸六年相見者不及兩載賦命最薄汝母來歸三年而生汝又嘗同居京邸同至青沈今已歷二十七年境似較勝然貧苦患難時時疾病又格於例不得請封亦所不足也吾愆尤叢集聞見闒淺

亦有生彙身之卷十一
六
忽不學坐浮與惰耳然亦由吾之不能責善姑息因循所誤
今晚矣悔何可追惟爲吾子而不克略修學業斯則賚恨無
已也爰述生平爲汝勸勉庶幾謹言慎行汎愛親仁薄田所
入節縮以供衣食保守家傳書帖毋至失墜縱欲鬻之掾貧
亦須令物得其所他日得孫教之以經詩書之澤於願已足
至於高才能文及科名仕宦皆非我所思存也若見異思遷
動爲物誘不知自食其力輒作分外之求暴棄根本忼愒歲
時而忘而父諄諄之告亦已焉哉

教

青州各屬觀風教

爲特舉觀風盛典以規文習以達實學事青州爲赤縣雄都

白墳勝地名彰禹甸分肇虞廷稽諸封建爽鳩季煎之遺考
彼星躔元枵寶瓶之次利之所在產則蒲魚物亦有華貢爲
松石維茲海岱久萃人文扶輿磅礴之氣必有洩宣魁奇個
儼之才于斯鍾毓爰自營邱始封而後臨淄徙國以還靈秀
日開英賢輩出管仲晏嬰效能於佐治王蠋厲叔仗節於臨
危停車共載結客高市井之名乘船自如積善致鬼神之祐
首冠凌烟房文昭之相業遠同細柳段莊肅之軍威王沂公
能事兩宮韓大理惟知三尺雖或出而或處要立德而立功
若夫公羊爲春秋之祖浮邱乃詩學之宗郎顛能傳父業封
事兼陳叔然確守師承遺經常抱任嘏邦之世族伏氏代有
聞人是又通儒胥堪衛道至於藝林詞苑尤推玉圃珠川環

淵慎到同著論於田駢趙勝燕昭竝折節於騶衍人誇炙轂
戶擅雕龍洛陽紙貴豪家爭寫三都劔閣銘傳難弟亦工七
命任彥昇策名南國賈思同奮跡北朝博學強記侈雜俎于
酉陽殫見洽聞成燕談於灑水固不特楓落吳江僅傳佳句
風來柏院偶著微吟已也我

朝累洽重熙右文稽古特科再舉

恩榜頻開材收棫樸在昔大有聞焉網待珊瑚及今豈無作
者將欲觀民而設教必先考獻而徵文本分府幼承家學幸
讀賜書屢履聲遙每凜清廉之戒染衣汁在可存溫飽之心
早獻長楊曾吟紅藥校讎東觀螢囊窺四庫之奇出入西垣
雞樹棲廿年之久茲者恭膺

簡命佐守名區山瞻五岳之尊巖巖者象水遡百川之長決
決其風繫此邦夙號能文矧吾宗舊嘗駐節狄門已逸桃李
猶存樂社常新豆籩無恙緬前型而如在願效步趨笑結習
之未除敢忘提倡爲此檄行各屬傳諭諸生拈十一邑之新
題聊分各體覘二三子之素養佇擢翹林統於匝月彙呈不
事刻期敦迫諸生涵濡

聖化熏沐遺風尙其吐棄凡庸發抒蘊蓄嶙峋健筆望東鎮
以爭崇浩瀚詞源注北溟而不竭本分府雖逐風塵尙知矩
矱此中甘苦詎便忘言眼底元黃豈終迷色庶幾文堪載道
勿飾輪轅尤思用本通經克施廊廟此日英含六籍已看攜
藻如春它時采耀九苞行聽和聲鳴盛將洙泗亦讓淮淄之

導而虛危可分奎壁之輝矣是所望也其俱勉旃

零丁

零丁爲翁學士作

并序

唐搨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見郁逢慶書畫題跋記元明以來見重當世最後歸真定梁氏往余在長洲繆氏雙清堂見所藏本傳爲千金帖未知視此何如也大興翁振三先生盡得元人十三跋而搨本不可復購帖首李賓之篆書及宋景濂與賓之兩跋亦皆佚去思之綦切屬同人賦詩招之復屬余爲零丁之體按零丁戴文讓一篇後金風亭長嘗仿爲之餘未別見乃推本其意而爲之辭云

蘇齋學人白零丁顛末具所冀藝林共相助有帖有帖曰化

度其跋猶存帖乃不知處請說摹搨唐不虛乃是率更得意
書計字逾八百顆顆皆明珠裝之廿一番葉葉奇香舒邊記
小字厥色朱凡所空闕處鈐以某某之圖書松柏

軒名

春草

堂名

略可舉大都是帖固足珍請更說題識有元諸老鑒賞

殆云備明賢稍寥寥屈指厯有二金華長沙後先繼歷朝藏
弄半豪貴最後乃爲梁氏所珍祕鄞縣邱太守學劬官自正
定來盡得元人十三跋一旦舉以歸蘇齋唯有宋李跋與帖
流落天之涯得非好事者錦暉十襲之或入僧父手任飽蟬
蝨凝煤哀胡爲見尾不見首變化迺與神龍乖離之則兩傷
合之則二妙東垣去都旬日到是帖豈別聚所好庶幾翰墨
精靈相感召有人能攜來次則通息耗願將金帛酬并以文

字報揭之通衢告同調有如不信此爲約

贊

自題三十七歲小像贊

并序

予生平寫真雅不好人題詠然貌亦恆苦不似癸卯長夏抱
疴里居因屬丹陽丁子寫三十七歲小像以眎人無弗以爲
肖也自爲贊語如左丁子名鳳家呂蒙城下世遊其藝故特
工

若有所思凝目而視一編可以忘機一笠可以忘勢以友朋
爲性命於山水有夙契雖讀書而不求甚解素好酒而飲少
輒醉亦見紛華亦聞道義易癩者而使肥念戰勝之有自景
飛騰以荏苒年四十而疔至其所弗如人者蓋不能更僕數

其得據爲已有者則君子之樂有其一而望其二庶頰仰以
無慙長優遊乎斯世

愍師像贊

杖豈扶老衲亦蔽身以土爲麩可奉世尊寒暑一衲坐起一
杖低眉努目示非一相當于悟取弗以相求爲童兒輕與天
地遊吁嗟默默兮殆古阿先之流

鐵筆贊

麟之角耶雞之距耶振如飛耶含不腐邪疾六書之弟靡兮
應一心无鉏鋸也是爲冰斯以后之功臣兮肝與國僑之研
竝爍於千古也

飲牛圖贊

并序

黃丈衍庭家有張君度畫許由巢父像筆意高古頃主講巢
縣相傳爲巢父故居有洗耳池在焉乃屬友人仿以寫真爲
飲牛圖索題於余按史記伯夷傳曰余登箕山之陽其上蓋
有許由冢皇甫謐高士傳曰由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
之下聞堯之召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見由
洗耳問其故乃牽犢於上流飲之當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境
若巢縣以古巢伯國得名非飲犢處也世俗好附會用以所
知相質而仍系之以贊

不登乎金門玉堂而寓形乎巢不屑乎高車駟馬而牽犢爲
勞山何高邪谷何深邪將求其名邪抑遐其心邪求得乎古
人之意又何必泥其地邪

雲棲放生牛圖贊

并序

乾隆乙巳冬金子少權買一黃牛日飲其乳乳非犢不能取也并買之及春乳不可飲金子喟然曰食其乳而鬻之吾不忍也遂養於雲棲放生池石門方蘭士作圖秘柯居士合十而爲之贊曰

茫茫震旦國河沙衆身命天生瞿摩帝亦具佛子性物來有因緣寢訛忽在茲滴滴法乳融可悟灌頂時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念彼舐犢恩同合樂原蔽由旬五雲峯永爲極樂地庖丁豈不仁爭此一念昇愛牛不愛羊強著分別見爲善無近名如雨自普徧放生旣得生轉恐淪愛有胎天亦非促
蚊胡亦非壽

張鳳于秋林靜寄圖贊

有桂有梧亦衫亦履晒秋林以怡顏聞秋聲以傾耳世皆愛
乎春華獨何爲而取此或悟無隱或明知止君自號知是金
止居士粟之後身受桐君之微旨殆兼仙佛而不可端倪母徒問其
狀貌之孰似

張童子嗜學圖贊

并序

華亭張鳳于有子曰椿慧而殤鳳于悼之追覓嗜學圖時乾
隆戊寅事也今幾三十年矣余過塔射園出圖索題迺集般
若波羅密多心經四十字爲之贊曰

受生蘊上識死卽在神智身盡如夢觀三五竟一世毀僅
八齡時
遠意想空復見色相異是子眞不墨深得離垢諦

菜筍贊

并序

湖中黃芽菜不下燕產筍則四時皆生丙午冬授書金氏盍
簪堂東塾時余未逾大祥主人日以二物相啖薛鹵哉方蘭
士竝畫菜筍合卷以贈因各系之贊云

亦有珍錯味不如此真亦有菘芥品不如此神人皆患謀之
不遠曾弗思一齧其根

右菜

余疋釋萌吳都紀苞維此及蒲可以佐肴可以佐肴不忍適
口感茲微生亦具子母

右筍

黃芽菜

色稟土之正氣含土之肥是雖幽人山居之祿味則士大夫

不可一日不知

拾得贊

亦如貧子亦似風狂掃地看火爲誰著忙豐干饒舌寒山連臂入巖穴中碧雲無際林間屋壁遺物可抄并此無之豈不更超

黃文節書太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詩卷真蹟贊

卷藏邱太守序

物跋香龕

以白也詩得涪翁書如飛仙人同超碧虛素師旣遙復見此草誰其嗣之或祝京兆先入成趣後歸鐵香繡纒金鏤什襲冰藏

本楹上人像贊

舍利作珠旃檀作杖本來無我安用我相我相於世浮雲太

空認取面目捉影捕風一食清齋六時禪誦實邪虛邪如幻
泡夢生生息息刹那刹那何妨對鏡何礙觀河既有此身且
行其素喫飯著衣豈無是處

高忠憲公像贊

昔讀遺書其言也粹今展遺容其氣也備自朝而野毒流縉
紳義不可辱舊列大臣存順沒盜遂完俛仰公禍膺澆公名
穹壤養士食報收于天崇疇其基之東林之功高山景行桑
梓孔邇子私淑焉瓣香在此

錢季木大令小像贊

以爲有我無一而可諸相既無何有於吾似斷似滅其中不
竭性水常寒性火常熱現宰官身現比丘身二而一耶誰傳

其真

唐襄文公像贊

輟扉而寢少以自淬擊楫而吟晚以盡瘁名山峩峩望軼時
輩探原天人餘亦津逮須眉未衰歲厯逾艾胡爲海濱大星
忽墜久而易名宜有餘快所未釋然或在進退世有論公者
立功立言之間固自有不做與

達摩畫像贊

自釋迦傳凡歷幾世縱一葦所如有衣鉢爲記云何面壁終
少林寺人但知叩以有爲而無測其西來之意

董文恪公篆書座右銘贊

并序

嘉慶六年四月富陽師以文恪公所篆崔子玉座右銘命跋

冊尾紬繹名理摩挲法書知德門之夙基合前哲而一揆肅然穆然有見於筆墨之外者乃系之贊曰

繁漢濟北夙德大儒數究六日辭高七蘇稽古作銘置之座右楹牖几杖竝歷不朽卓哉尙書

國之名臣文宗秩宗萃于一身人傳三絕公迺餘事錄茲銘言與竣同志字外出力中藏鋒稜上下千古爲斯爲冰豈徒斯冰實弦韋佩行之有恆含光曖曖雲搏水擊篤生鼎台久而益芳餘慶之來於萬子孫用保手澤言惟心聲書則心畫自題冬服小像贊

并序

嘉慶六年小聚沙盦主人年五十有五是歲十月江陰繆炳泰寫真於邗江舟次明年十一月歙縣吳文徵補冠服於歷

下寓齋又明年閏月主人在青州官舍始爲之贊曰

蒲柳之姿麋鹿之性彊弱稟於天得失委之命北走上塞東
泛滄溟歷九州之六兮大塊勞我以生亦中亦外或處或出
君子之道四吾未能一昨則誠非今豈遂是四十五十久如
彈指於世無補悔不讀書庶幾炳燭之明或者收之桑榆蒼
然髮須留此面目冬服所以紀時願毋忘歲寒而徒恃其溫
且煖也

明布政汪公像贊

并序

公諱起鳳字無朋長洲人萬歷辛丑進士官廣東左布政在
工部嘗忤奄人陳永壽等及至粵又忤魏忠賢冠帶閒住以
崇禎四年卒嘉慶甲子沈教諭

元輅

持其遺像卷以眎不署

繪者姓名首尾紙縫有侯字小印侯者公會孫士鉉初名也
贊曰

其爲民牧民則尸祝其爲曹郎奄迺側目崇功昭德徧於寰
區獨迴狂瀾名教是扶未與黨禍未及國難天實爲之人何
能平青山白雲跌坐無侶憂時之思猶在眉宇潮公沒世百
七十四年而績彌著而遺容儼然公固足以自致抑亦賴夫
子孫之賢

陳太守五十學書圖贊

并序

嘉慶甲子七月遇同年陳君廷慶於胥江舟次因出五十學
書圖及自題詩見畧又刻五十方能學晉書小印以爲鈐識
其用意可謂勤矣古人每成一藝必致畢生之力以造其極

書至於晉書之極也夫閱歷而有得與厯取法乎上誇所託之高者固未可同日語哉迺申其意爲之贊曰

池水可墨柿葉可徧當其專壹它無所羨雲間之書籍籍董陳君處厥後幾軼其座入登玉堂出守名郡舍彼取此學迺益進會稽山陰家以爲師問師淵源羲之獻之伯玉知非悟不在早先民有言人書俱老

黃紹甫移居圖贊

并序

吾友黃君紹甫故居蘇州城西再遷至縣橋巷其卜居之意已詳自所爲記中君好藏書而又精於研訂非徒炫其插架之儲者今天下以藏書稱首范氏天一閣次則鮑氏知不足齋然范藏雖久鮮善本之刻鮑刻雖富未及君別擇之審是

君固喜其地之宜而地亦得君以爲重矣浙吳履作圖同人各題詩詞誌美予遭憂廢詠因爲贊曰

維聖有戒擇不處仁傳亦有言千萬買鄰緊夫君之卜宅去浮薄而就淳萃暉軸與丹墨時面稽於古人然則疏泉累石不如日積一冊排戟擁旌不如坐做百城王謝之堂奚若孟之窟曹之倉乎

血書金剛經贊

并序

康熙間高郵孫夫人潘氏因其舅考功郎中宗彝被誣下獄鍼口血書金剛經爲舅白冤凡五卷此其第三卷也嘉慶十年九月余過揚州其曾孫儁偁出以丐題乃爲之贊曰
刺血寫經曠世而有矧白舅冤得之子婦傲屋獄側喪殮是

供比及三年經書五通葺叔之碧邪信公之白邪惟孝匹忠
胥精誠之積也惟佛卽心無幽明之隔也宜弓裘之昌厥後
而龍象之護其蹟也

伊光祿

朝棟

小像贊

現宰官身示居士相得大自在出處無障團蒲坐破不曾伸
足釣竿伐盡迺重栽竹人但覺其面目之溫而不知其操持
之恪但覺其條然無與於世而不知其胸次之先憂後樂也
自題六十歲小像贊

四十五十無聞可羞今而六十又何所求思往事則如風之
過林息其心已若水之止流鼎鼎百年茫茫千秋繫此面目
故吾尙畱任夫自然者修短之數未能念然者桑榆之收

竹柏樓居圖贊

并序

吳縣楓橋竹柏樓袁節母韓氏所居也韓歿子廷壽感念母節乞人繪圖人亦欣然爲之於是同里金子徵作第一圖宗人袁樹作第二圖石門方熏作第三圖嘉定陳詩庭作第四圖嘉興吳履作第五圖海內士大夫題詠殆徧而太倉女史彭湘臬又別作一圖可謂盛矣乾隆庚戌予在里門人來徵詩草草應之意有未盡且不獲題於卷中適廷壽以此卷相眎迺復爲之贊曰

維竹有筠惟柏有心節母之居樓高且深高則凝寒深斯閱影節母之節與樓俱永愛日忽黯林風弗寧孝子念母乞靈丹青圖之詠之積軸累紙至於中圭亦濡筆以俟身顯曷貴

抑顯親是賢貽之以令名孝莫大焉霜鳥之所棲耶血淚之所揮耶葢用寫匪莪之哀而亦增管彤之輝也

天池上人像贊

天池名重淵俗姓許通州海門人也居呂四場之碧雲菴受戒於杭州雲林寺工詩能書

冰雪者心松柏者姿智永其書貫休其詩振錫西冷棲禪東海隨所止泊得大自在一瓶一鉢不如一杖現比丘身示壽者相

自題六十五歲像贊

問其年六十有五問其人或出或處客亦無好客亦無能何補斯世徒勞畢生智力日短鬢須日白擊杖則遊在牀則息

已慙幼學而壯行庶免枉尋而直尺

自題七十小像贊

富貴利達天悉靳之唯此遊興七十未衰自罹沈疴并遊不
得舉足萬里埋身四壁青山白雲奕以醉死我雖獨醒生亦
夢耳乏濟勝具餘濟勝心爰託圖畫譬如登臨隨行一童扶
老一杖豈望人知本無我相夷惠之間歟羲皇以上歟

七十自題衣冠像贊

生乎南國長於德門在士大夫列爲清白吏孫誦詩讀書東
身明義惜哉時乖未遂厥志伏案畢生屬草數卷聊憑寫心
敢望行遠仕至五品官不爲卑年臻七旬世且謂稀卽今俯
仰已無不足從我先人幸免殆辱春秋影堂懸此尺幅若教

未餒可享魚菽不能掬而示者耿耿之肺腸所可藉以畱者
蒼蒼之面目

屈甫讀禮圖遺像贊

我昔識生生年十六棟梁之氣已動心目亦越九載進學烝
烝迺猶斂晦未遂鸞騰枕菲娛情溫清養志既瞻其才兼遊
於藝藝亦非一三絕如虛胸中邱壑紙上雲煙父病顙天降
福不吝胡居母喪竟以身殉孝乎惟孝百行之先况有文采
傳之以傳餘事在琴手揮目送人琴俱亡想出乎夢仲華拜
袞方登漢廷生歲與埒泉臺畫扇左有嬌女劉多弱妹夏綠
春紅一時併碎莫非是命適遭斯屯或昌厥後以補其身要
之修短豈繫榮辱白首公卿腐同草木生才實難宜天所私

培而終覆能無致疑樂樂棘人必軌於禮名與圖存庶幾不
死

箴

味辛齋箴

余初號味辛遂以味辛名齋蔣民部熊昌記之矣余復爲之
箴曰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味而曰辛我求衆棄翹蘖之性可以殺
人味而曰辛以全吾真膏粱之美可以腐腸味而曰辛室欲
之方曰苦利病舌甘中毒味而曰辛知足不辱孔不撤薑記
稱實藜味而曰辛弗爲物攬生於患難死於安樂味而曰辛
毋忘攸擇

惜字箴

鄒魯聖人之居也。褻越書契幾於成風。楊子六士過而閱焉。爲作惜字約俗。頗有革歸以示子。乃作惜字箴以廣之。曰：芒芒醇古渾沌未鑿。頡也作書。乃致天粟。治官察民。厥體有六。萃昂張箕。縣金屈玉。維皇陰隲。與人知覺。奈何弗敬而等。矇目不識。忠孝猶矜。著錄下此。無譏華葉。糟粕畫與心乖。晉爲世辱。充塞川乾。塵霾簡牘。鏗鏗子行。奇字拄腹。思墜斯文。爲此諄告我廣。箴辭匪求多福。庶幾拾遺。藉以儆俗。于傳有之日莫炳燭。

銘

芝硯銘

芝如羽翠不凋石如玉腴不饒耕芝種石龍山樵

蓮葉硯銘

菑其木邁其葉其根藕其中的遊其池宜烏鰂

葉表弟小方硯銘

而體之方而用之剛而研磨之既期以復乎初質之良也

濬硯銘

惟濬斯深毋茅塞子之心

宋宣和五星硯銘

并序

乾隆癸巳味辛齋始匪此硯五星缺其三矣主人爲之銘曰

潛其采保其堅宜玉碎毋瓦全

拾遺硯銘

并序

歲己亥與龔孝申先生同客京師先生於太學前拾得一石
試以墨甚宜乃舉爲贈因名曰拾遺而系之銘曰

拾遺拾遺乎文不在茲乎宜出入風議乎將進思退思乎

奏賦發名之硯銘

讀不干賦無摩空聲上章之歲猥以策名皎皎璧友實維借
行省薇階藥滄熱遞更家

國兩負出處寡成餘茲寸田雖荒可研磨之濯之庶幾畢生

鳳竹研銘

并序

卷施居士好端溪之石其友人趙子贈以鳳竹之研而系以
銘曰

節欲其真心欲其虛九苞雖文亦相煥居苟朝陽之一鳴兮

豈無鄰而德孤

祥雲捧日之硯銘

并序

乾隆壬子八月將有北行家君手此硯以授懷玉攜之入都敬爲之銘曰

子以望雲予以愛日孰寫我心琳腴之質陟彼咭兮尙慎勿失

汪觀察贈硯銘

并序

嘉慶丁卯夏訪汪傅三觀察於文園以此硯爲贈銘曰

桃華潭千尺深端溪石來鬱林貽自文園園而韞故人之心此方寸

澄泥小玉帶生硯銘

是亦玉帶具體而微彼產於端州此來自苕溪豈號與相苗裔遺非質之爲美唯其人是希

升平元年甄研銘

升平之始實繼永和用甄作研既琢復磨

乾陵瓦研銘

抔土未乾孤失所幸其子孫長御寓陵廟巋然免侵侮温韜雖盜畏風雨韜遜赤眉武勝呂遺瓦作研澤而古以書駱檄魂應沮

竹祕閣銘

祕閣見考繁餘事有以古玉有以紫檀有以竹倭人黑漆者爲上俗作臂翹非

澤其表虛其衷惡轉圓之巧而破其中期策名于汗簡毋忘乎一臂之功

鎮紙銘

千鈞之史不重不可以爲君子

降真香鎮紙銘

嘉爾香名宜鎮百城

又

策汝勦天祿辟邪息彼紛諸子百家

竹如意銘

虛心得師匪清譚是資

朱野雲卓銘

軒几禹案厥制久沿敘州蒲萄工巧迺宣緊此交讓侶杞梓
梗如璧如鏡斲削自然下有黃楊不知紀年槎枒楮柱儼鄂

附連于以撫琴泠泠七弦于以潑墨實生雲煙圖書偶置賓
客滿前有美必合用智貴圓豈惟玩物比德罔愆

長平鏃銘

并序

長平鏃者外祖副使宰定襄時所得也乾隆丙寅先祖官舍
災吾母匱物悉付於火獨此鏃存以授懷玉每出外恆以自
隨今吾母已棄養矣痛哉乃爲匣貯之而系以銘曰

長平鏃遺自誰是秦是趙不可知母昔爲兒弧矢期兒遊四
方嘗佩之鏃乎祇益入骨悲兒今已爲無母兒

灑雨泉銘

維山窮隆曰泉灑雨慨我稻田厥功斯普

子 昶

校字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一

姪學彭